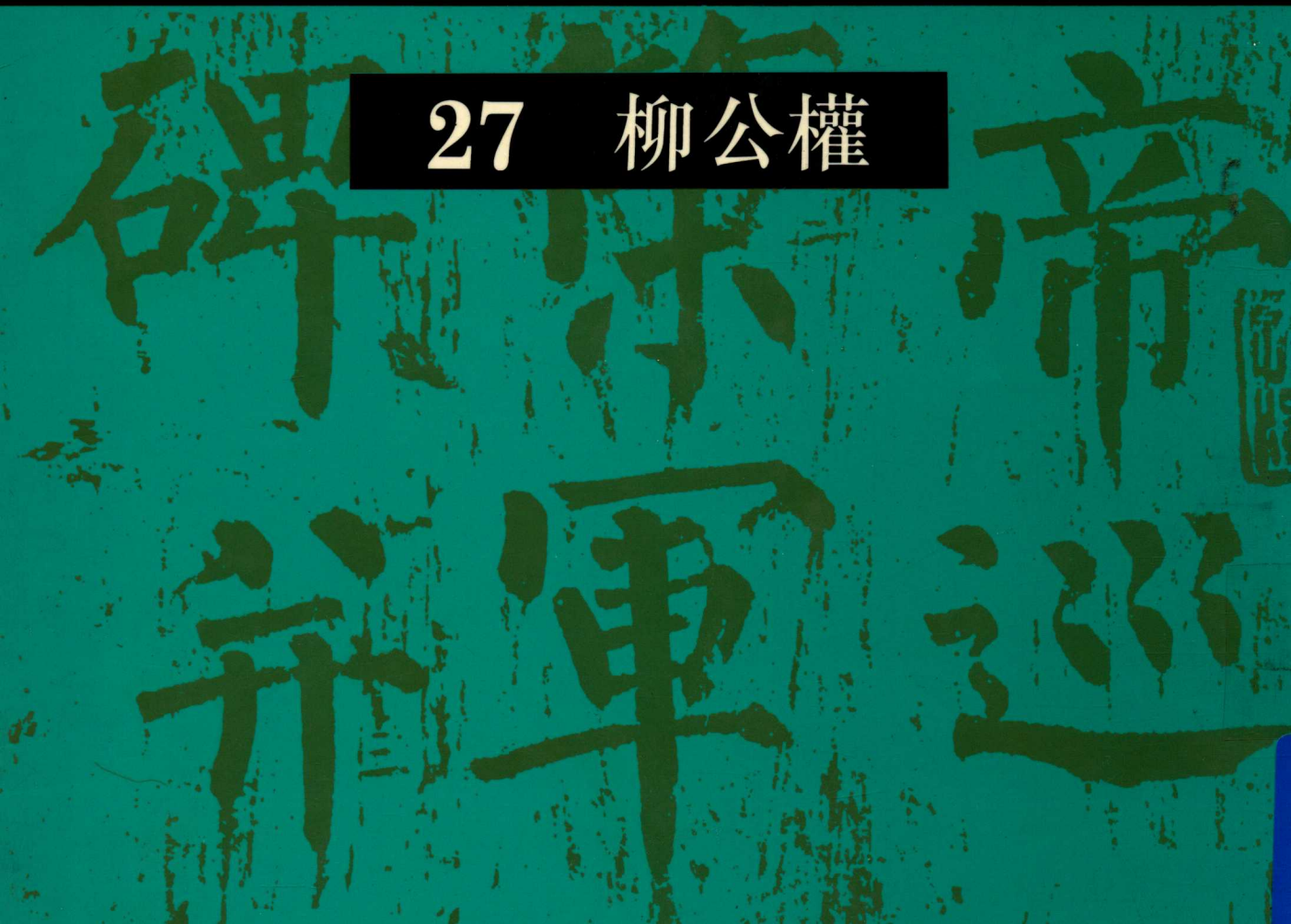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全集

27 柳公權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吳鴻清

27

隋唐五代編
柳公權卷（附柳公綽）

中國書法全集

(京)新登字 019 號

顧問	沙 洪 林 准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崔志强
責任編輯	蕭新柱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張志學 姚燕生 嚴 峻
地圖編輯	李 森
封面設計	羅 洪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簽	劉正成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第27卷

劉正成主編

出版發行：榮 寶 齋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西街19號
郵 編：1 0 0 0 5 2
經 銷：新 華 書 店
排 版：好利（北京）電腦印刷有限公司
製 版：中國農業科學院情報所印刷廠
印 刷：北京通縣振興印刷廠

開 本：850×1168 1/16 印張：17
1993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二次印刷
ISBN7-5003-0174-X/J·175

27-010700

柳誠懸像



柳公權畫像

李老十畫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爲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爲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爲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爲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自上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搨《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搨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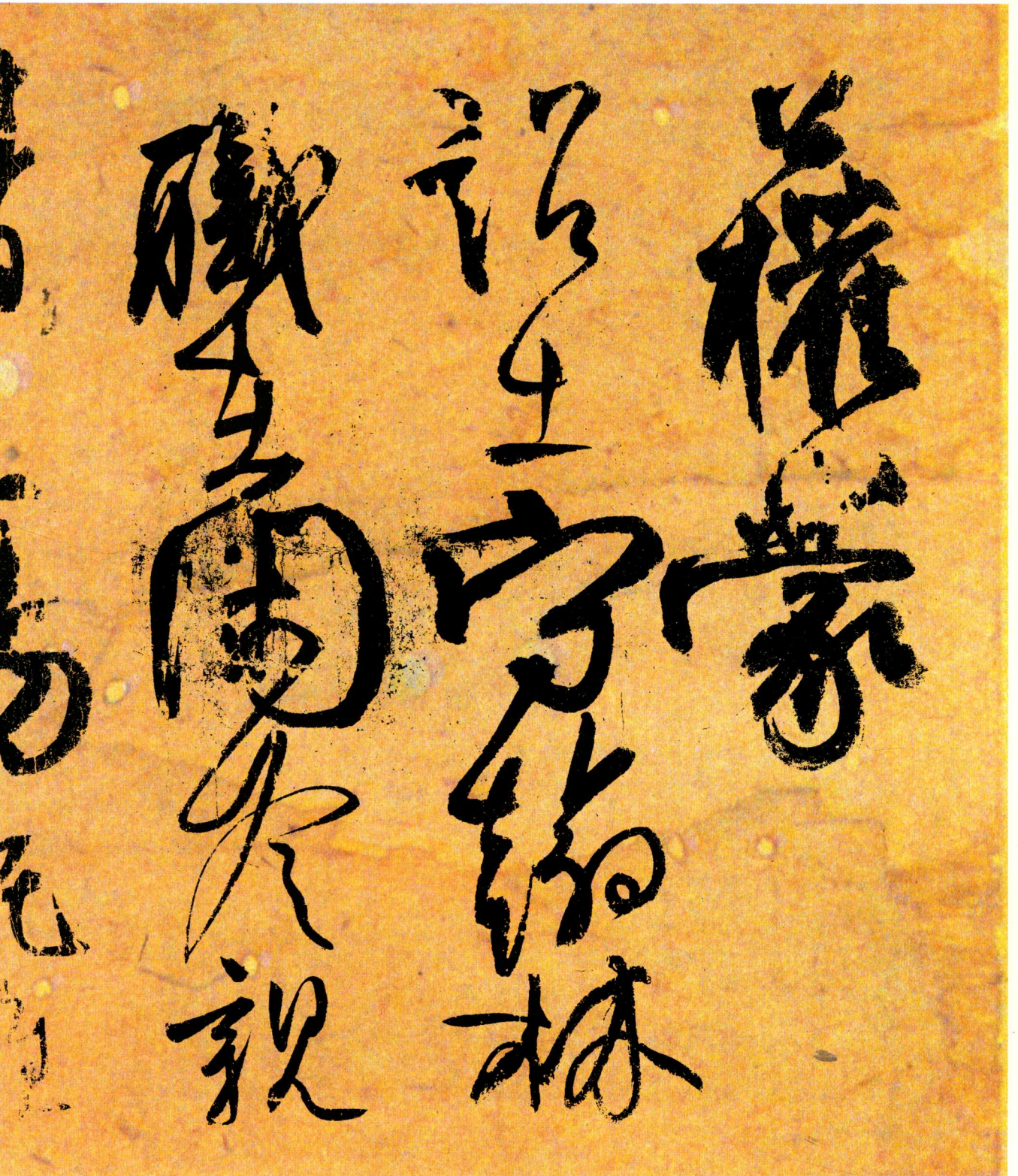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唐故左街僧錄內
供奉一教談論
引駕大德安
國寺上座賜紫



玄秘塔碑（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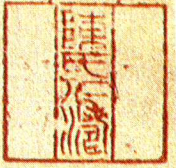
中

中
日
望
之
應
以
得

家
子
藏
年

新
以
已

德碑并序
 神策軍紀聖
 皇帝巡幸左



翰林國史院官書

神策軍碑 (部分)

總目錄

柳公權畫像

序言

原色法帖選頁

柳公權及其書法藝術

宋代文獻中所見柳公權書法作品表

柳公權《蒙詔帖》辨偽

《蒙詔帖》非偽辯

《蒙詔帖》非偽辯

《蒙詔帖》非偽再辯

吳鴻清

1

吳鴻清

13

徐邦達

18

曹寶麟

21

徐邦達

24

曹寶麟

26

柳公權作品

附：柳公綽作品

作品考釋

柳公權年表

柳公權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吳鴻清

尚子

29

212

215

241

242

244

245

柳公權及其書法藝術

吳鴻清

唐代是中國書法發展的鼎盛時期。當時書苑中，篆、隸、楷、行、草，百花競放，名家輩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果我們循着歷史的軌跡放眼望去，就會發現初唐、中唐，群峰並峙，迄至晚唐，却只有柳公權獨領風騷。柳公權所創造的柳體楷書，風格強烈，法度森嚴，奄有衆美，自成一派。與顏真卿並稱爲『顏柳』而爲後世景仰，成爲人們臨習的典範。在現代，凡稍涉中國書法者，無不知道柳體。但從古至今，人們對柳公權的書法多局限於臨仿，很少進行較爲全面、系統的研究，乃至今天對柳公權書法的全貌仍沒有一個較爲完整、清晰的認識。言柳書者，極稱『柳骨』；舉柳跡則僅爲《玄秘塔碑》、《神策軍碑》及名爲唐搨實則僞刻的《金剛經碑》；論柳之爲人，則又只是津津樂道於『筆諫穆宗』這一近於郭書燕說的佳話了。這是一個缺憾。今借編纂《中國書法全集·柳公權卷》之機，將考察柳公權及其書法所得略陳如次，以就正於海內外方家。

一 獨步晚唐書壇的宮廷書法家

柳公權（七七八——八六五），字誠懸，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唐代宗大曆十三年戊午（七七八）生於一個官宦之家。祖父柳正禮，曾任邠州（治在今陝西邠縣）土曹參軍。父柳子溫，官至丹州（治在今陝西宜川）刺史。公權『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憲宗『元和初，進士及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見《舊唐書·柳公權傳》），走上仕途。

柳公權校書郎的生涯達十年之久。這期間，他在校書之餘寫下了不少書法作品，其中有爲佛寺書寫的經典，也有應邀書寫的碑版，目前可知柳公權最早的書法作品《重復柳州大雲寺記》，就是元和十二年應族人柳宗元之邀而書寫的。柳公權這些書法作品，給他埋下了終生侍書宮禁的契機。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五月，柳公權被兄長柳公綽的朋友，夏州（治在今陝西橫山附近）刺史、夏綏銀青節度使李聽辟爲幕僚，掌書記，離京

赴任。時隔不久，元和十五年（八二〇）三月，柳公權入京奏事，得蒙剛剛即位的穆宗召見，穆宗對其書法大加贊賞，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入翰林院充侍書學士（見《舊唐書·柳公權傳》，着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

為皇帝侍書，看似榮耀，但在宮廷中地位十分低下，類同藝人、工匠。皇帝召柳公權入宮侍書，最初也只不過是為了役使方便而已，並非出於藝術上的需要。穆宗召公權作書，恐怕也是偶爾為之的事情。《舊唐書·柳公權傳》記載：

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這一記載，千秋頌為『筆諫穆宗』。其實柳公權這裏並非是答非所問，講的正是書法的固然之理。而穆宗的誤解，使柳公權倍受冷落。按常制，學士『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見《舊唐書·百官志一》）。柳公權入翰林院四年，始終只是個侍書學士。穆宗死後，柳公權即出翰林院為起居郎。文宗大和二年（八二八）五月，柳公權奉詔入翰林院，不幸的是，三年過去，仍是個沒有品位的侍書，連起草文書的資格都沒有。無奈之中，只好請身為高官的兄長柳公綽向宰相李宗閔求助。柳公綽致書李宗閔曰：『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僭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見《舊唐書·柳公權傳》），賴李宗閔之力，柳公權於大和五年七月改右司郎中，放出翰林院。

柳公權一生最大的轉折是在大和八年十月第三次入翰林院充侍書學士之後。前兩次充侍書倍受冷落，而這次却倍受青睞，恩寵日加：轉年即遷知制誥，充學士，兼侍書。開成元年（八三六）遷中書舍人，二年改諫議大夫，三年遷工部侍郎，加翰林學士承旨，位居亞相。雖然仍然兼侍書，但其地位與工祝已有天壤之別了。

同是為文宗侍書，為什麼前次倍受冷落，而時隔三年却倍受青睞呢？這與當時的宮廷鬥爭與文宗的心態有很大的關係。

自安史之亂（七五五——七六三）之後，唐王朝日趨衰落，德宗（七九九——八〇五在位）以來，宮廷內宦官典禁軍，掌樞密，逐步形成了專權的局面。他們不僅決定朝廷大臣的升遷貶斥，而且操縱着皇帝的廢立生殺。文宗之前的敬宗，臨國兩年多，即被宦官殺害，國家也危在旦夕。文宗即位之初，有治國興邦之志，雖以柳公權為侍書，但無暇召侍。書法雖然可以陶冶身心，調理情緒，但畢竟與治國興邦無直接關係。由於宦官專權，身為至尊的文宗皇帝竟然無法實施治國方略，因此文宗曾兩次謀誅宦官。大和五年，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失敗，只得貶斥宋申錫以求自保；大和九年第二次誅宦釀成『甘露之變』，大臣數百人被宦官殺害，文宗亦幾乎喪命，其治國興邦的理想徹底破滅，痛苦日深。《資治通鑑》卷二四五記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還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壬午，上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

這是開成元年的情狀。開成四年，文宗與學士周墀有一段催人淚下的對白，載《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

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堯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這段臨終前的剖白，徹底展露了文宗大和五年之後的心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宗又想起了柳公權，召其人翰林院，並時常與柳公權談論詩文書法。《舊唐書·柳公權傳》記載：

每浴室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開成二年）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居晦）、袁（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柳公權的書法文詞時常給愁苦的文宗帶來些許快樂，他受到文宗格外的恩寵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文宗朝如此，文宗之後的武宗、宣宗、懿宗朝也是如此：

武宗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不

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彩二百疋，命宮人上前拜謝之。（見《全唐詩》）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見《舊唐書·柳公權傳》）

讀了這段生動的記載，不由得使人想起唐玄宗召李白作樂府新詞而使高力士脫靴、楊國忠研墨的傳說了。所不同的是，李白因此而遭厄運，被排斥出朝廷，而柳公權受到的恩寵却有增無減。在武宗、宣宗、懿宗三朝，柳公權的官階由三品升遷到二品，咸通六年（八六五），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卒於太子少師之位，追贈太子太師，可謂榮耀非常。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人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見《舊唐書·柳公權傳》）這裏描述的當是柳公權第三次入翰林院且官運亨通以後的情形。大和八年以前，柳公權的地位低下，即使書藝精湛，恐怕他的書法也不會成為時髦的社會寵物，更不會和『孝』發生如此重要的關係。從宋代文獻所記載的柳公權書法作品的情况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在元和初年（八〇五）柳公權居京師開始書法生涯到大和八年（八三四）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他所書寫的碑版墓誌僅十幾件，而在開成元年（八三六）以後的三十年的時間中就書寫了七十多件（詳見附錄《宋代文獻中所見柳公權的書法作品》）。雖然這不是柳公權書法作品的全部（肯定還有不少作品已經散佚，連宋人也未曾見到，《鐘樓銘》即是證明），但這懸殊的數量對比當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在武宗、宣宗、懿宗三朝，柳公權歷任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兼判院士、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工部尚書、太子少傅、太子少師，咸通六年（八六五）以八十八歲的高齡卒於太子少師之位，追贈太子太師。作為晚唐宮廷的重要一員，他默默無聞，不像顏真卿那樣在風雲變幻的政治舞臺上轟轟烈烈地度過自己壯烈的一生。他志耽書學，潛心書藝，以畢生的精力在書法藝術的殿堂裏豎立起一座與顏真卿比肩的豐碑，為後世景仰。

二 書藝的分期及特點

柳公權的書法生涯大約始於貞元年間，一生所書的作品極多，但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作品已經散失。流傳至今的作品僅有二十餘件。其中墨跡可確信為柳公權書者僅《送梨帖》跋》一件（見圖版二），二十餘字。碑搨僅十三件，又有偽作屢雜其間：《李晟碑》（見圖版二十三）為後人重書重刻，已非真跡；《苻璘碑》（見圖版二十四）從碑文到書法均是偽造；《金剛經》（見圖版二十一）、《消災護命經》（見圖版二十二）、《福林寺戒塔銘》（見圖版二十五）均為後人偽託（參見作品考釋）。尤其是柳公權六十歲以前所書的碑版只有《吏部尚書馮宿碑》和近年出土的《大唐迴元觀鐘樓銘》（下簡稱《鐘樓銘》）兩件，而且書寫時間局限於五十九、六十歲兩年間。這就給我們歷史地考察柳公權書法的演進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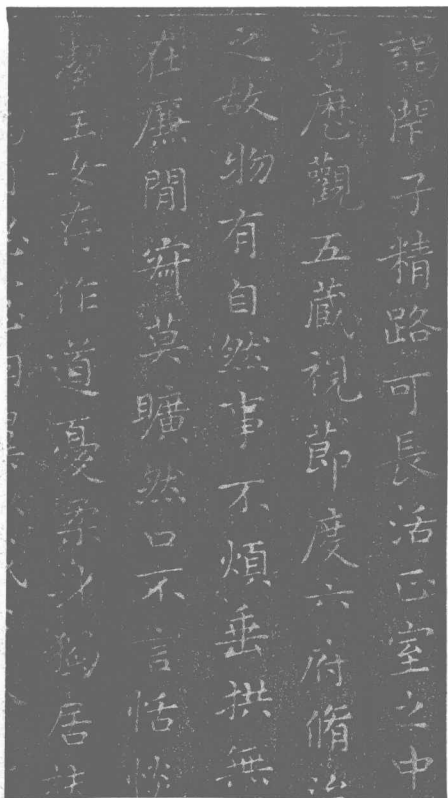
根據僅見的資料考察，柳公權的書法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六十歲以前為前期，六十歲以後為後期。前期書法的主要特點是集古。所謂集古，就是書法尚未形成自己的體貌，筆下所書的字多從古人碑帖中來——集古人的字寫成書法作品。《舊唐書·柳公權傳》記載：

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派。……上都（即長安）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繇）、王（羲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之體，尤為得意。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今所報所以博示
遠于仰佐必異良方出於阿是多羨之
言可擇郎廟况繇始以賤賤得為前思構
於斯睨公私見異愛問骨肉殊遇辱寵以至
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思
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思鄙淺聖意所
棄則又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
權之委質外震袖武度其奉：無有二計焉
尚自踈况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
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官護其未自信也
其所求者不可不許之而不必可與求之
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
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
權雖曲折得宜神聖之意非今臣下所敢

魏 鍾繇《宣示表》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柳公權書法從王羲之入手，師法甚廣，魏晉及初唐諸家都是他學習的楷範。所謂『近代筆法』，雖然沒有具體說明是哪幾家，但從文中所述西明寺《金剛經碑》的書法特點上看，主要是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諸大家。西明寺《金剛經碑》早已失傳，其如何『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已不可考，但從近年出土的《鐘樓銘》中我們仍可略見柳公權書法作品的『備有』——集古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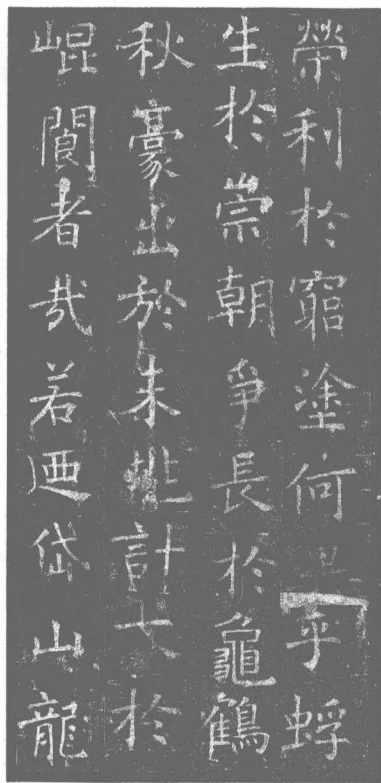


東晉 王羲之《黃庭經》

《鐘樓銘》（見圖版三）書於開成元年（八三六）四月，時柳公權五十九歲。這件作品前五行署款的小楷書中時有鍾繇、王羲之的體態（見插圖一、二），銘文的結體多與褚遂良《孟法師碑》（見插圖三）相似，方正寬博；偶爾也可以見到歐陽詢的影子，尤其是『宮』和『門』字旁的寫法，與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見插圖四）幾無二致。在這件作品中，已見不到虞世南、陸柬之的體勢，很多字的結體已是柳公權個人的面貌。儘管全幅作品在筆法上是統一的，非常瘦硬峻利，但由於體貌多樣，在章法上不夠和諧，略顯雜散。

六十歲（開成二年）所書的《吏部尚書馮宿碑》（見圖版四）是柳公權蟬蛻前夕的作品，明楊慎謂此碑亞於虞世南所書的《孔子廟堂碑》（見插圖五），趙岷認為：『此碑結字小，差勝《玄秘塔碑》，尚不堪與薛稷

雁行』（見《石墨鏤華》）。《馮宿碑》的筆法圓潤之處頗似虞世南，其結體雖仍比較寬博端正，但已經不像《鐘樓銘》那樣，可以在晉唐諸家書法中找到祖本。如果說《鐘樓銘》的結體似賓客滿堂，雖情感融洽，但面目各異，終非一家，那末《馮宿碑》已是自家兄弟聚首，面目神情舉手投足都十分相似，非常和諧。由此上溯，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擬測，柳公權



唐 褚遂良《孟法師碑》

